

# 被拐的 大衛

〔英〕史蒂文生著



**被拐的大衛**

〔英〕史蒂文生著

尹倩節寫 方磊插圖

---

中流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

香港北角渣華道82號2樓

培基印刷公司承印

香港灣仔船街38號

---

一九八〇年五月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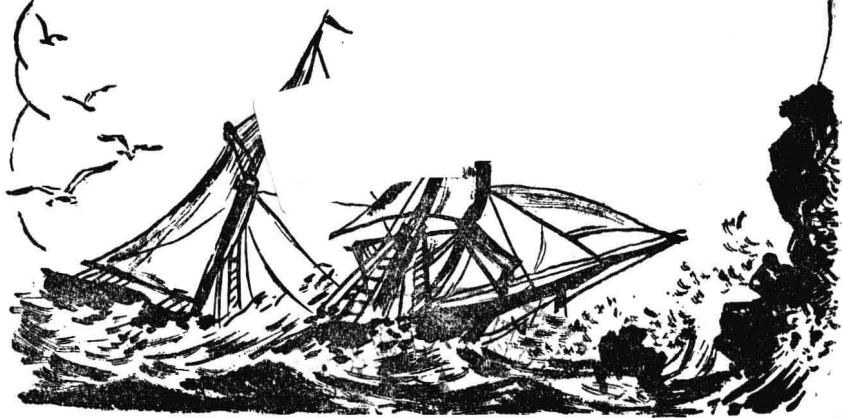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 關於本書的話

被拐的大衛是十九世紀英國最著名的冒險小說家史蒂文生的一部成功的作品。內容描述一個孤兒遭到謀財奪產的叔父陷害，被拐上一艘開往非洲的船，將他賣給那兒的種植場當奴隸，船在中途失事沉沒，他脫險後，和同船的一個亡命者，爲了躲避官兵的追捕，一起在蘇格蘭北部的荒山野地中，度過兩個月的驚險生活。

故事的時代背景，是一七四五年斯圖亞特皇朝後裔查利·愛德華爭奪皇位失敗後的一個時期，當時是喬治國王在位，蘇格蘭高地人還在不斷反抗。雖然在這種情況下，作者卻把一個高地人和一個低地人結成親密的、不平凡的友誼。故事情節曲折有趣，特別表現了主人公的善良、勇敢的品質，以及友愛和自我犧牲的精神。很值得一讀。

史蒂文生曾寫過不少冒險小說，最著名的是金銀島，此外還有大衛·巴爾福（被拐的大衛的後集），以及巴爾特萊的主人等。



# 目次

|    |             |    |
|----|-------------|----|
| 一  | 到蕭府去·····   | 三  |
| 二  | 險遭不測·····   | 八  |
| 三  | 被拐·····     | 一四 |
| 四  | 後甲板室·····   | 二〇 |
| 五  | 束金腰帶的人····· | 二五 |
| 六  | 搏鬥·····     | 三一 |
| 七  | 遭難·····     | 三七 |
| 八  | 紅狐狸的死·····  | 四四 |
| 九  | 逃亡·····     | 四九 |
| 十  | 回到皇后渡口····· | 五四 |
| 十一 | 「再會吧！」····· | 六二 |



## 一 到蕭府去

一七五一年六月初的一個早晨，我最後一次鎖上了我家的門，抽出鑰匙，這就是我的冒險故事的開始。

我走近牧師坎柏爾先生的家，他正站在花園門口等我呢，他問我有沒有吃過早飯，然後拉着我的手夾在他腋下。

「好吧，大衛，我送你到渡口，看你出發。」於是，我們動身走了。

「離開埃森底，你感覺難過嗎？」一會兒他開口說。

「先生，這叫我怎麼說呢？」我回答，「我還不知道我上哪兒去。埃森底的確是個好地方，但我又從來沒有到過別的地方去啊！不過，要是我



知道我所去的地方有更好的機會，那我會高高興興去的。」  
「真的嗎？」坎柏爾先生說。「好極了，那我告訴你  
吧。當你的媽媽去世以後，你的爸爸也身染重病。在他垂  
危的時候，把一封信託我保管，吩咐我在辦完他的喪事以  
後就把它交給你，要你動身到克蘭蒙附近的蕭府去。據說  
那是你們的老家。」

「蕭府？」我詫異地說。「我那可憐的爸爸跟那兒有  
什麼瓜葛呢？」

「那是和你家庭同一的姓氏——蕭府的巴爾福，一個  
古老的、正直的、可敬的家族，恐怕是在最近才衰微的  
呢，你爸爸博學多才，不像一個普通的小學教師，  
一看就知道出身不平凡的了。」坎柏爾先生說着，

給我一封信，上面寫着：「蕭府埃本尼則·  
巴爾福先生親啓，此信由吾兒大衛·巴爾福  
親自至蕭府投送。」

我，愛特律克森林的一個鄉下窮教員的

兒子，還只是十七歲的孩子，竟突然在眼前展開了一個遼濶的遠景，心頭不禁如小鹿般的亂撞起來了。

坎柏爾先生一路上叮囑我要虔誠地祈禱，教我怎樣對待人，最後和我分別。

第二天的午前，我已經到了克蘭蒙教區了。我打聽蕭府在哪兒，誰知到人們一聽到這個姓氏就大吃一驚，真使我心頭捉摸不定。後來，我又向一個模樣老實的人打聽。

「喂，幹什麼？」他說。

「那是一家大宅嗎？」我問。

「那還用說？」他說。「那是一個很大很大的家宅。」

「噢，」我說，「那末住在裏面的人呢？」

「人？」他叫起來了，「那兒沒有人——要是稱得到人的話。」

「什麼？」我說，「埃本尼則先生不是嗎？」

「噢，」那人說。「確實有這樣一個傢伙。你幹嗎要找這個傢伙呢？小伙子，要是你願意聽我的話，趕快離開蕭府遠一點的好。」

下一個碰見的人也當我向他打聽以後罵着：「他不是人，根本不是人！」我聽了真難受，爲什麼這個家庭的名聲這樣醜呢？

挨到夕陽西下，又碰到一個女人。當我向她打聽時，她帶我走上一個小山頭，指點着山谷底下綠油油的田地上孤零零地聳立着一座龐大的建築物，環境是那麽悅目，然而那房屋本身卻像一堆廢墟。

那女人滿臉怒容地說：「那就是蕭府的房屋！它是用鮮血建造的；我咒它！你見到那傢伙時就把這話告訴他，說這是瓊尼特·克勞斯頓第一千二百九十九次咒他，咒他一家人！」

說完她就走了。

我摸着模糊不清的路，向那房子走去。那兒有許多石柱，旁邊有一座沒有屋頂的小屋，那是沒有修成的房子。

我走近那境况淒涼的屋子時，夜色已開始降臨了；樓下三扇築得很高，裝着堅固的窗柵的狹窗，閃出了微光。

我敲了門，沒有答應，又敲了幾下，還是沒有動靜，最後，我火了，對着大門拳打腳踢，忽聽得頭上一聲咳嗽，只見二樓的一扇窗子裏露出一個男人的腦袋。

「留心我槍裏的子彈！」他把槍口對着我。

「我有一封信，要親手交給埃本尼則·巴爾福先生，他在這兒嗎？」我說。

「你是誰呀？」他問。

「人們叫我大衛·巴爾福。」

他似乎吃了一驚，歇了半晌，他說：「你父親死了嗎？」

這一下，我驚奇得瞪大眼睛，說不出話來。

「是呀，」他繼續說，「沒有疑問他死了；所以才叫你來敲我的大門，」他又停了一下，然後說：「好吧，孩子，我會讓你進來的。」接着，窗口上失去了他的身影。



## 二 險遭不測

一陣鏈條聲和插鞘聲傳來，門被人小心翼翼地打開了，我剛進門，又馬上被人關上了。

「到廚房去，可別拿東西啊，」有個人說；這時，他重新安排好門上的防禦物，我一路摸索走進了廚房。

從灼爍的火光裏我看到有生以來最空洞的房間。架子上擱着六七隻碟子，

桌上擺着晚飯

——一碗麥片

粥，一隻角製的

匙，一小杯啤

酒，沿牆壁擺着

一些鎖緊了的箱

子，還有一具扣

上鎖的碗櫃。



那人扣好最後一根鎖鏈後，馬上進來，緊跟着我寸步不離。他的年紀可能在五十至七十之間，神情卑賤，一對眼睛緊緊地盯住了我，但又不正大光明的對我瞧。他問我要不要吃東西，我謝絕了之後，他就自己喝啤酒了。他的眼睛仍一刻不停的打量着我，突然，他把手一伸，說：「把那封信給我看。」

我對他說，那是給巴爾福先生的，不是給你的。

「那末，你以為我是誰？」他說，「快把亞歷山大的信給我！」

「要是我不知道才怪呢，」他回答，「他是我的嫡親弟兄啊；你是我的親侄兒呢。把信給我吧。」

他接過了信，彎下身子對着火光把它翻過來、翻過去地捉摸不停。他問我知不知道信裏面寫什麼，我說不知道；他又問我到這兒來抱着什麼希望，我說：

「當我聽說我還有一些有錢的親族時，的確存了一些希望，以為他們



可能給我一些幫助。不過，我不是叫化子，不是慷慨慨給我的東西，我也不要。我雖然窮，也還有自己的朋友，他們會高高興興地幫助我的。」

「嘿，別這樣瞧不起我。」埃本尼則叔父說。「我們可以好好商量的。」

大衛，我的孩子，你的父親死去很久了嗎？」

「三個星期了，叔叔，」我回答。

「亞歷山大是個沉默寡言的人。你可聽到他提過我嗎？」

「沒有，不是你自己提起，我不知道他還有一個弟兄；甚至連蕭府這個名字也沒有聽到過，叔叔。」

「他真是個怪人！」他頓時高興起來了，使勁在我肩上一拍，叫道：「歡迎，歡迎你來這兒，我們會一塊兒過得好的。」

他安排我去睡覺，但他不點燈，帶着我摸索到一個房間，打開了鎖，讓我進去，我問他要個燈，他說他不准在屋子裏點燈，他非常害怕火。說完，他拉上門，在門外把門反鎖上了。

我真是哭笑不得。房間冷得像冰窟，我摸到了床，它卻潮濕得很，我摸到我的行李和呢衣服，把身子一裹就睡熟了。

天剛亮，我看到自己在一個寬敞的臥室，本來它從前是個舒適的房間，可

是現在卻骯髒破爛，潮濕得很。我拚命打門，直到監禁我的人放我出來爲止。

吃過了麥片粥，叔叔不時問我一些話，問起我媽媽，說她從前是一位漂亮的姑娘；又問我交往的是什麼人，我把坎柏爾一族的體面紳士一一的告訴他，雖然事實上只有那位牧師才比較關心我，但我爲了不讓這吝嗇鬼叔叔小看了我，所以才這樣告訴他。

停了一會，他說要好好的照顧我，要考慮我的前途最好學哪一行，要求我在他未考慮好以前，不要寫信，不要通消息，緊閉嘴巴。後來他又東拉西扯地談到這個家庭過去的顯赫。

暫時我且安心地住下了。我發現隔壁屋子裏有大批拉丁文和英文書籍，我在那兒愉快地消磨時間。

我還發現一件滿腹狐疑的事，我看到一本小冊子上面留着我父親的字跡，寫着：「送給我的同胞手足埃本尼則，祝賀他五歲的生日。」當我問叔叔他和我父親是不是孿生子時，他卻生氣得很，不許我問。

一天晚上，他突然慷慨地說要把一筆財產分給我，叫我到屋子盡頭的鐘樓頂上取下小箱子，因爲文件就在裏面。

叔父不許點火，我祇好沿牆摸着走。那時天色大變，風雷大作，我摸到了



樓梯就上去。這幢屋子有五層樓高，還不計算頂樓在內。我越往上爬越害怕，直到電光一閃，我才看清楚那中途停止建築了的屋子的樓梯長短不一，牆壁破裂，而且離開我的一隻腳不到兩寸的地方還有個窟窿。

我明白了，我叔父企圖送掉我的性命！要不是我機靈和小心，在這麼高而危險的地方摸索，不摔死才怪呢！

我懷着滿腔怒火回去，那時下着傾盆大雨，我看見叔父站在門口像傾聽什麼，當他聽到一聲巨雷以後，大概以爲我完蛋了，就回到屋子裏。我躡手躡腳跟着他，當他背對着我，正要把酒杯碰到嘴唇的時候，我冷不防在他肩膀上猛然一拍，大叫：「喂！」

我的叔父馬上像死人一樣倒在地上了。我用水向他臉上澆，他醒過來了，他說：「哦，孩子，你還活着嗎？」

我質問他爲什麼欺騙我，爲什麼要謀殺我。

「明天我準會告訴你的。」他默默地聽完我的責難時說。  
他是那麼虛弱，我只好同意留下來了。

### 三 被 拐

第二天早上，當我對叔父繼續提出質問的當兒，忽然一個穿着航海衣服的未成長的孩子找進門來了。他送給叔父一張字條，原來是一個叫霍西森的船長約叔父到皇后碼頭荷思旅館會見，因為他的船快要開航了。

叔父把條子給我讀完，說：「你瞧，大衛，這霍西森是杜薩的二桅貨船考溫納號的船長，我和他有一筆交易，現在讓我們去會見他，接着就到律師蘭堪勞先生家裏去。自從我們鬧了一點子誤會以後，最好請他解釋解釋。他是我們的代理人，一向受人尊敬，也認識你爸爸的。」

我想，有小侍童作伴，街上又有人，我的叔父不敢動手害我的，我還可以去見律師，而且，我多麼想看看大海。我答應了叔父，一同動身了。

在路上，我的叔父一言不發，而那個小侍童卻嘮叨不堪，他告訴我，他的名字叫侖塞，九歲起就一直在海上，可是現在他已經算不出自己的歲數了。他在說話中夾上許多不堪入耳的髒話，還談了不少粗野的惡事，據他自己說這些事他都參加過，可是我馬上就知道他是信口亂吹。

我問起船上的事情，他稱讚那二桅船是大海中最出色的船隻，對霍西森船長也同樣讚不絕口，說他是個天不怕地不怕的好漢。這孩子把粗野、兇惡、不講理、橫蠻都看成是男子漢大丈夫的行爲。最後，他說到一位叫夏先生的，他認爲那是海員中最了不起的人物。他褪下襪子指給我看一個又紅又大、露出了肉的血淋淋的傷口，真叫我的血也結了，可是他還驕傲地說：「這是夏先生幹的。」

對愚鈍的傢伙所受的野蠻待遇，可以想到那海上海地獄。我憐憫地問他爲什麼要幹這可怕的一行，他起初承認我的話，可是一轉口又讚揚起他的生活來了。他說逢到上岸，可以像大人一樣花錢，讓別的孩子羨慕，那生活多麼快樂。他說：「情況還有比我更糟的呢！你還沒見過那些值二十磅的傢伙，當船出了港口，他吃的藥性已過的時候，醒來哭成什麼似的。他們比我小，每逢我們裝運這種小傢伙的時候，我手裏也有一條用來鞭打他們的鞭子。」

